



宇平一开始也曾怀疑——毕竟在上海的出租屋住着时，白天室外挺热闹的，每每有人声打扰他思考。回到张家港以后，老妈帮他在自家二楼特别辟出一间设计室，安安静静，很有氛围。

每个月有几天宇平会去上海的公司开会，一脚油门也就到了。有时候晚了回不来，找家快捷酒店开间房，比整月租房总归便宜不少。

最近，宇平看到很多美国年轻人回家与父母同住的新闻，他想：“我难道赶上美国年轻人的潮流了？”

其实，早在刚进入 21 世纪 20 年代，欧盟统计局就曾发布报告，显示超过六分之一的欧盟年轻人成为“尼特族”。所谓“尼特”，指“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上学，也不参加就业辅导”（not in employment, education or training 的英文缩写“NEET”）的年轻人。有媒体将尼特族同中国人所说“啃老族”、美国人所说“归巢族”作比较。

但显然，宇平并非“啃老”人士，他认为自己回到父母家居住，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现象。上海开放大学教师、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李爱铭博士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分析：“当下中外青年‘归巢同住’现象，表象相近，但背后家庭生命周期变迁逻辑截然不同。以美国为例，美国年轻人回归原生家庭，更多是经济压力驱动下的被动选择。而中国返乡青年选择回家同住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主动或半主动选择。国内一方面大城市生活成本高，就业竞争加剧；另一方面县域发展机会增多，返乡创业、灵活就业成为可行路径。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看，这并非简单退回传统大家庭模式，而是现代家庭对代际支持的重新配置。”

主动与被动

宇平是“准 00 后”。刚毕业那会儿，他从就读的苏州高校到上海找工作。他的想法很简单，上海是国

际大都市，有更多机会。家乡张家港是苏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，比较起来与苏州之间交通更为便捷，但后来因为上海的设计公司开出的薪金更高，宇平果断选择了上海。

如今，上海虹桥到张家港之间的高铁已经开通，加上宇平买了车，两地交通不算是大问题了。“我们公司的上海同事，‘95 后’‘00 后’，没结婚的绝大多数回家与父母同住。”宇平说道。

随着都市圈的扩大，在上海周边，特别是苏州下辖的一些县级市——昆山、太仓、张家港，出现了一些到上海上班，下班回家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。一位家在昆山的年轻人，硕士毕业被上海的单位录取，并在上海买了房。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，选择将房子租了出去，自己每天乘坐苏州轨交 11 号线换上海轨交 11 号线通勤。原因在于其工作单位在上海徐家汇，从昆山家中到单位，单程通勤时间大约 1 小时 10 分。

在宇平的父母看来，有条件让孩子回家住，家里房子大住着舒服，甚至工作也不耽误，挺好。

在纽约，一居室动辄房租上三千美元，刚毕业的年轻人每每要拿一半月薪付房租，而更令许多美国中青年犯愁的是——学生贷款“缠身”。

2008 年出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，直到 2004 年 43 岁时才还清学生贷款。美国教育部联邦学生援助局统计显示，截至 2026 年第一季度，全美 50 岁及以上仍然背负学生贷款的中老年人口高达 950 万人，债务总额约 4520 亿美元。其中，62 岁及以上的“背贷人”超过 300 万，远高于 2018 年的 180 万人。至于美国的学生贷总额已高达 1.7 万亿美元，25 岁年轻人中 45% 平均背负 2 万美元学贷！

两相比较，中国的学生也有一部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，却很少出现如美国这样巨大的背债群体。总体上，中国公办高校的学费要比美国便宜得多，每年大致 5000 元至 7000 元人民币。而美国公立大学一般还要对学生加以区分，比如本州学生每年约 1 万到 2.5 万美元，而